

慧眼
慈心
妙语
温情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智慧的灯

华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1452+6

2008

智慧的灯

李
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慧的灯/华严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6407 - 6

I. 智… II. 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29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智慧的灯

Zhi Hui De Deng

华 严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8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07 - 6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人 贵 踏 实

——出版感言

华 严

包括《智慧的灯》在内,我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先后流向大陆,或由出版社接洽出版,或自有疏通管道。当我见到封面不一样的版本,总是万分欢喜。本来,中国笔和中国心永恒不变,所有的叨絮和悬念也都是萦绕着中国人的心声和心情,能得到同种、同文同胞的共识、共鸣,进而共发寻觅智慧和感悟的热诚,是我一心最大的企盼和目的。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广州举行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五十多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交流了二十多篇论文,其后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各出版了一本《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向来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值得受到那样的赞美,更感喜慰的是:由我首创的《神仙眷属》等四部对话体长篇小说,特别受到瞩目和赞扬。会上有大陆学者提及我的作品销售量登不上“排行榜”,为我感到不平。我自己清楚,那是我十八年前所写的《弃猫徙迁》带来的后果。那时,我出版了十七部长篇,

经过多少次的再版,活版印刷的铅字开始磨损,出版社不曾及时为我改为平版印刷,我便转入另外一家出版社。因为不想伤及任何人,我以幽默的口吻把自己喻为“弃猫”。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向畅销并长销,为自己开个玩笑不必担心有人误会。就像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当被问到我这平素足不出户、很少和人交往的人,为什么居然出现在如此大集会中,我回答我是想出来打一些知名度,台下立时发出哄堂笑声。海峡两岸经过长时间的全然阻隔,我这卖弄幽默的说词才有被误解的情况发生。这使我想到:人不论任何时刻,都应该实话实说,即使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应该坦白时就得坦白。要切记,只有真才是做人最好的策略。或以为利用俏皮话可以圆场,俏皮话是自信和自负的副产品,当你自信满满、充分自负,你的视野就怕蒙上尘雾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的八部长篇小说组合为“华严知性情感小说”,定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在全国推出。这仿佛我在那无边无涯的锦绣大地游闯多时,如今更见展现前路的平坦大道,我可以张开双臂、迎着和煦的阳光向前奔跑。夜色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分,如果还能见某个小角落,某一位同胞姊妹或兄弟翻开我的作品,和我静悄悄地做着会意交心的晤谈,那种感受和感动,必将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那温煦的、潮湿的、芬芳的、使人心里觉得高兴、又觉得惆怅的春风，吹拂着上海市一所最高学府的钟楼。这钟楼高高耸入空中，好像这学校的首脑。它为着自己的雄伟，壮丽；最主要的，六十多年来培植的无数英才，来日方长的造福人群的艰巨任务，感到十分的骄傲。从春天到冬天，从太阳上升到沉落，它不停不息地工作着，那洪亮的钟声萦回空中，也永远不曾改变。

事实上，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这蚂蚁样，熙来攘往在钟楼底下的年轻的一群。我们挺着胸，昂着首，挟着一寸来厚的书本，肆无忌惮地谈着天，说着地，活跃在这偌大校院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心最低限度要和钟楼同较量，钟楼对着太阳，太阳对着宇宙，它们的心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忖度的。

屈指来算，我来到这所大学，这已是第二次的春天来临了。记得刚跨进这大铁门，说不尽的心慌意乱。那神气十足的高年级学长，那卓尔不群的教授，都好像自天下降。不会使我脸红的只有树上落下的黄叶，轻悄悄地飘坠在我脚旁，一点也没有惊扰胆小的人的意思。再一度看到黄叶飘落，我已经



踏遍校院中的每一条路；水泥的、铺石子的、黄土泥的、长满杂草的，甚至竖着“不准践踏”的牌子的草坪。每一举步，每一落脚，都给我加添了一分自信心。如今，这钟楼底下红砖砌成的大楼前面，又开满了一列嫩白绯红的桃花，在挟着生意的春风中乱点着头，又乱摇着头。我镇日怀着惋惜的心情，踏过落在地上的花瓣；应该满足的心中，却又酝酿起一些新的、无法形容的、空虚的感觉了。

有人说：“大学时期，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恋爱时期。”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对不对；但是，既然有人这样说，即使你决心不理睬，也还是常常会把它记起。围绕在学校后方那一条弯曲而幽静的河水，终日缓缓地流，不知道曾经照过多少双双双对对同学情侣的情影；形单影只的人，不免有短修了一门必修科般的不自在。

说一句老实话，我刚来这学校没有几天，便在脚踏车前面的藤筐中，发现一封表达倾慕的信。截至今日，倘若把那些追求的男子们的名字连成一串，怕不比一篇国父遗嘱上的字眼短多少。但是，天知道我对那些抛皮球似的，把情感乱抛到别人头上的人们，偏见是如何的深。一方面我冷眼旁观：这一个鼻子太扁，那一个头发上香油太多，有的一开口便说到“钱”，有的在第一封信里便用了不下十几二十几个的“爱”字。王眉贞，我的从小学直到现在都是同学兼好朋友，便常常这样责怪我：“你呀！凌净华呀！过分吹毛求疵了！花些时间认识他们吧，你便会发觉他们都有可爱的地方。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花些时间把他们琢磨起来呀！”这位圆脸上安放着重适当的五官，胴体和四肢像经过搓汤团的手搓过那般圆的大姑娘，

对我真是好。有时候，我何尝不想考虑一番她的话？但是，拿一只太扁的鼻子，和一块未经琢磨的玉石放在一起来讲，随便我怎样考虑，总无法考虑通她的道理来的。

说到我自己，我实在不敢相信是像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麽美。常常我对着镜子，或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朝它笑一笑，虽然没有哪一个部位看来不顺眼；大麻子的女人对着镜子，也会觉得自己的麻点麻得非常艺术。同学们固然用不着用假话谄媚我，我的七十五岁的老祖母时时说我美，只因为她太爱我，如果我有一对斗鸡眼，在她的眼里还是美。在这种情形下，我有时满意自己长得美，有时又担心自己长得丑。我岂只对自己外表这一项认识不正确？要想圈在“准确”的那一个点子上，却怕比在玻璃板上拈捉一粒水银珠子还要难啊！

提起了老祖母，我真得先唠叨几句我的家庭，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我的父亲是他父母的独生子。（一位夭逝的叔父不算。）抗战胜利那一年，父亲携着母亲到东南百余里的一个小岛屿去。那儿，他实行了一桩心愿：办了一所救助当地渔民的义学。为了我的学业，祖母和我留在我的出生地——繁华并人烟稠密的世界第七大都会中。我们位居于沪西的一幢两层小楼房，因此更见寂寞了。一个六十余岁的祖母当年陪嫁丫头多宝姐以外，便是一只浑身白毛茸茸刚刚长成的雌猫。即使它有时候故意和我过不去，把吃剩下的老鼠尾巴藏在我的床下，我们四个有生命者中间的情感，也还是和洽无忤的。

祖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逝去。祖母是一位智慧的女人，她永远知道怎样带着微笑，来应付落在她身上的困苦和灾难。她常常告诉我说：“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

它唯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老人家的话由她说，我却是由我落眼泪。我并不是已经遇着过什么样的“马蜂”，自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开始，便不曾同一般小孩子样的活泼和快乐。父亲不慕名利，也连带不慕朋友。我们虽然驻足远东第一大商埠的不夜城市中，却寂寞冷静，像处身孤立海中的小岛屿。记得那些夜晚，父亲在灯下阅读古书，母亲在一旁缝纫或是编织毛线，祖母坐在摇椅上，手里多半离不了那驼子样的水烟筒。我坐在地板上看故事，看到高兴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但马上便会接到父亲或母亲投来的谴责和阻止的目光。看我涨红了脸双手掩口，祖母的摇椅便嘎呀嘎呀地摇起来，老人家还呸呀呸地吹纸捻子，那失去门牙的嘴巴不带劲，到末了只剩下吧呀吧的。我并不了解这是她为我打抱不平的意思，即使父亲和母亲脸上，因此露出和阳光一样的笑容，我还是衔着两包满满的眼泪，躲回自己的小卧房去。年龄的增长，使我明白我的父母不是不爱我，相反的，他们把全心的爱和希望，统统放在我身上。“真爱往往是接近苛虐的。”费了多少日子，我才把祖母这一句话，了解得一小半。

卢沟桥事发，抗战开始，八一三淞沪战事揭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夜，十三岁的我在甜梦中，懵懂里听见远处有飞机和炮弹声：多宝姐说别怕，是打雷。第二日晨起，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从此，父亲更少出门了；上学去的我想尽方法绕道，避免和站立桥头、街口的日军鞠九十度的躬。有一回，看见一个把手放在口袋中的年轻同胞，被日

军迎头一棒击倒在地上；我蜷伏在祖母的身旁，做了三夜的噩梦。日本的关东军到了上海，那孝子帽、魔鬼的披风，和敲丧钟样的钉靴，中午十二点钟一响过，女孩子们便得尽快地往家里躲藏。胜利的前夕，盟机来炸上海，多少次都遇着我在学校里；我们并不躲避，兴奋地点数着飞机，听隆隆的爆炸声，拍手欢呼。我们不虑自己会给炸中，只愁轰炸声不够响，震不破日本鬼子的肝胆。一九四五年全面胜利，我摇酸了执旗的手。日本鬼子去了。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离开家了。

父亲和母亲离家以后，我的眼睛望着祖母，祖母的眼望着我；望着望着，我的泪又满满地衔在眼眶里。夏天的晚上，我们的小庭院沉浸在月光和夜来香的气息中。那棵祖父亲手植的榕树又高又大，枝叶浓密得像一把大雨伞。那树根扭结成一大块，小时候的我可以躺在上面乘风凉；这时候的我坐在上面，穿着单衣的背靠在向左的一根粗干上，赤裸的脚踏在向右的一根粗干上。

“仔细给蚂蚁咬着啦！”祖母总爱这么说，十多年来也不曾改变过。

多宝姐给老人家搬了一张大藤椅，放在那反映着月亮的小池旁。池畔有一块和树根一样已被我磨得光光的大石，她那一双尖尖的小脚，毫不畏缩地陈列在上面。小池里的金鱼游到水面来，把月亮的影子咬乱了，然后迅速地一扭身，又躲到水底去。

祖母执着一把圆形的大蒲扇，在腿上拍呀拍的。端起身旁茶几上的细瓷盖杯，呷了一口酡得和血一般红的茶。干瘪的嘴巴“吧”的一声，轻轻地嘘出一口无限满足的气；向后靠着

椅背，圆形的大蒲扇又晃荡晃荡起来了。

“奶奶，再说一遍嫦娥的故事给我听吧。”

祖母的扇子按在腿上不动了，她的头微微倾斜着，却是已经睡着了。



那边，自我的父母离去后，我们把它隔开出租给一位老教授的屋里，正发着欢笑的声音。我蹑手蹑足走过祖母的身旁，向那围着竹篱的地方去。疏稀隙中望见厅中老教授的四个儿女，正和朋友们嬉玩着；唱歌、拍手，还抢糖果和花生米。我们的从前是一间永远没有宴会的客厅，现在是长年锁着堆放家具杂物的，黑漆漆挂满蜘蛛网的地方，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使已经出了神的我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见淘气的大白（我们的猫）从半闭的气窗中钻出来，身手利落地跳到地上；它呢声叫唤着，暖烘烘的头颅往返地在我脚上擦，我俯身把它抱起贴在怀中，我的脸靠着它的头，那竖着的耳朵触着我的下巴怪痒痒的。热闹厅中的人们扶着脚踏车全都出去了；隐约还听到那面街上传来的笑声。竹篱门旁掠过一道小黑影，大白从我怀中跃出追踪了去。我回到祖母身旁，拾起已落在草地上的一大蒲扇，沿着面孔滚落下的泪珠，一颗一颗地停留在上面。

这年的春天好像跑得特别快，桃花刚刚盛开，又像夏天也已经踏到我们身旁来了。这一日简直闷热，午后的太阳在天上眼也不眨的，望得我们身上生刺。到我上完第七节的哲学课程，黄豆般大的雨点倾倒下来了。有一个同学说，倾倒下来的是老天爷的洗脚水，满地的白沫和泥土气味。我不管这究竟是什么水，如果不是和王眉贞约好，四点三刻在一家电影院

门口碰面的话,老天爷就算把洗澡水都泼下来也无所谓。现在,眼看时间已经不多了,从这钟楼下方的教室前方走廊上,直到学校大门口足足两三分种的路程,我能从这密密麻麻的雨阵中直淋了去么?我不止叹过一声气,着急没有用,脚踩烂了走廊的地板也没有用;耳听第八节课的上课钟声在头顶上响起,我期待或能遇到救星的心也开始死去了。

雨点一点儿也没有饶人的意思,虽然它吸收了热气,肃清了我身上的汗;却不知道适可而止,竟让我换个口味领受冻寒的罪。我不禁交抱着双臂心里想着祖母,今天早上看我奔下楼梯时,尾随到楼梯头来;手里扬着我的长袖子毛衣和蓝色雨衣,口里小华小华的一径嚷。我只怕跑不快,心想:老人家什么都好,就是太噜苏。既然知道今天天气闷热,还要人再带毛衣活受罪。至于雨衣,这样子的大晴天带雨衣?不是十三点也是神经病呀!也许我并不是完全不赞同她的意思,我更紧地抱住自己的身子想,只因为在那完全相反的情况下,懒得去理我相信并不会发生的泄气的事罢了。

“告诉你呀!‘春天孩儿面’,说下雨就下雨呀!”悔不该把我的“全能预言家”的“金科玉律”一概抹杀。当时我边笑边打开竹篱门,口里还嘟囔了一句:

“我敢担保今天的天气跟您老人家的脸孔一个样,说什么也流不下半滴眼泪的。”

这已是四时又二十七分了。我不能只事空想,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了。也许我可以跑上二三十步的路,到科学馆里面瞧一瞧,有没有熟悉的同学在那儿做实验。这希望只怕并不大,我却不妨试一试。主意打定,俯身把淡蓝色长裤脚管挽



上两三寸。一只长带子的手提包，像小学生背书包一样的背起来。拿起放在栏杆上的三本厚书顶在头上，两腿弯弯量量力，准备从走廊上跑下到甬道，然后向左拐弯向目的地去。当时我不觉察自己过分紧张，其实从走廊上下了六级阶层到甬道上尽可不必跑，但我一心只想着眉贞在戏院门口等着那副焦急的模样儿，一分钟过了又是一分钟，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支箭。另一面，甬道上固然没有雨，却也不虑遇着人；我等了这半天，连个拿着雨伞的鬼都没看见。我又叹了一口气，略沉着头，像一个赛跑选手等候鸣枪的姿态。按交通规则，我这时应该来一个大转弯；但是，如果我不节省时间来个小转弯那才有鬼哩！一、二、三！说时迟那时快，哎哟！我真的撞进一个鬼的怀里了吗？三本厚书砰地散落在地上，幸亏有它们，我的脑袋只那么震一震。定神一看，这个倒楣的人皱着眉，抚着胸，大约胸口十分痛。天！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同学！

“我没有想到你就是这时候从这儿经过。”我举手一掠额前的发，心里很抱歉，却说不出抱歉的话。

“我更没有想到你就是这时候像一辆火车样的从上面冲下来。”他的眉心还是结在一起，两眼发着冷冷的光。

我倒抽一口凉气，咬着下嘴唇，把地上的书本拾起来。一抬眼，这人已自向雨中走去了；那方向大约是男生宿舍。我收回目光，却又忙地向他望去，哟！他手中可不是正握着一把黑色的大雨伞吗？我无暇也不让自己多想什么，连忙大声呼唤道：

“喂，喂！请你等一等好吗？”

他立定脚步，迟疑了数秒钟，才回过身来。颇长的身子不

进不退地钉在那儿，雨水打得他的橡皮长统雨靴又黑又亮。

“你！还有课吗？”

“你有事吗？”他的黑眉毛向上扬开。

“不，不是，我是想，如果你方便的话，送我到校门口搭校车，我没有带雨衣哩。”

他不则声，走近来，把雨伞交给我，说：

“原谅我不能送你，因为我还有一些事。”

这倒使我为难了，我能让别人把伞借给我，而他自己去淋雨吗？但他倒不劳我费心，早又大踏步向雨里走去了。我撑着他的又湿又重的伞立在甬道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地呆了几秒钟，回身快步走了几步，却又停住了，再转过头来大声呼唤道：

“喂！喂！请你等一等好吗？”

他的脚后跟一旋转，十分不耐地略倾着头望着我。那丰盛的黑发已湿成一片，雨水沿着前额流过他眯起的眼睛、鼻子和嘴角。

“我还是把伞还给你吧！”

“就是这句话吗？”他一个转身又去了。

“喂！慢着！我明天怎样把伞送还你呢？”

他举起右手自前额向下一抹，抹去脸上的雨水，这手顺势一挥，边走边说：“放在信箱那儿吧。我姓水名越，山水的水，超越的越。信箱三〇三号。”

我握住雨伞在雨中走着，心里暂时并不惦记王眉贞怎样在戏院门口咒骂我。我惦记的是：如果这个水越回去时，不赶快洗一个热水澡，怕会得一场严重的肺炎症。



我想乘的一辆校车已经先一步开走了，只好穿出公园，到电车站上，挤上一辆已近客满的无轨电车。这时候，这把雨伞可成个大累赘，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把它安顿在一个不致弄湿别人衣服的角落里。车子左弯右转地疾驶着，我双臂交叠抱住那三本书。四周围的肉屏风把我紧紧地围困住，如果我想松弛全身的肌肉，管保也不致跌到地上去。最苦的是后面一位仁兄的大蒜气味，我忍到不能再忍，便自怨为什么有着一只见鬼的鼻子。前面那家大钟表公司的招牌上挂着一只大钟，上面指着四时五十三分。车子再向前数丈，便是我下车的时候了。这里是一个大站，车还不曾停，便有仁兄仁姐们从里面争先恐后地杀将出来。那位有大蒜气味的彪形大汉，冲劲极大地从我身旁挤出来，双肘齐张，震得我的胸骨发痛，双臂松开，三本书全都失落下去。我无法弯下身子去拾起，心里的懊恼也到了顶点。

“挤，挤，挤，挤到地狱里去好了！”我咬着牙心里咒诅着。

一位戴黑边眼镜公务员模样的男士为我拾起书。我想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该送到地狱去的时候，车上的售票员已经连催带撵的把我送下了车子去。

这时候我记起了雨伞，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地全涌到脑里来。下意识地向前追了几步，那庞然大物早已去远了。我恨恨地顿着脚，又懊恼地望着天；雨点早在我上车的时候停住，这分明是老天爷安排来作弄我的恶作剧！

我满心沮丧地向电影院走去，时候已经晚了，观众们早已入场。王眉贞站在一个高举着长腿的美女广告前面，这边望望那边瞧瞧地露着一副马上要流下泪来的嘴脸。她身上穿一

件深红色镶黑边的紧身夹大衣，一条咖啡色加白条子的长裤也挽得高高的，脚上一双绿色的半高跟皮鞋上面全是泥，抓着淡黄色雨衣的手上还套着一双蓝色绣黄花的手套。我没有心情笑她身上的颜色和染坊里的一般周全，不待她的尖尖玉指戳到我额上，便气急败坏地告诉她我倒楣的遭遇。

“得！”她的嘴巴坚定地一闭：“这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般烦恼的？散了场我陪你去买一把赔他不就得了吗？瞧你就急得满脸通红的！”这种情形下她真是比我强，就这么几句话，我的心神定了一大半。

“但是，你带了钱吗？”我问她，我的身上总难得带上几个钱的。

“请你放一百二十一个心！我不是和你说好电影看完去吃小馆子吗？现在向嘴巴请个假，先买雨伞再说。满意了吗？好！”她的语气和她走路一样的，好像一阵风，边说边刮起另一阵风，把我拖入黑漆漆的放映厅里面去。

我们俩对选择影片的意见并不一致，就和我们的性格、思想、见解等等也并不完全相似一样。但我们从来不曾因此发生过冲突，相反的，都能互取对方的长处，犬牙相错般的，配合得十分的妥当。拿看电影来说，她喜欢看歌舞片，我喜爱文艺片；我们便有个约定，轮流的一人选择一次，谁不干涉谁。今天轮到她选，自然是再热闹不过的载歌载舞片。当我们刚刚摸索到自己的座位，银幕上的大腿和小喇叭都赶着来了。她最爱小喇叭，和我的最恨小喇叭同样的不正常。刚才没怨我迟到，这时在我耳旁说，上半截错过了，就和她的脑袋给人砍去一样的难过。



一大群女人在银幕中卖弄够了包裹在大红闪金服装中的胴体和大腿，接着是一大批天蓝色的大鹅毛扇，和天蓝色的挂在屁股上面的长尾巴。鹅毛扇摇曳生姿的还很美，那些一跳一翘的长尾巴又无法恭维。好容易男主角上场了，王眉贞急忙告诉我，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某某舞王。我看他瘦削的三角脸，不如说是一只大猢猻。他的头上戴一顶大礼帽，身上穿一套燕尾服，手里一根手杖；歪着本来并不端正的嘴巴在唱歌，蠕动着弓形的腿在跳舞，我胃里的陈年酸水作怪起来了。不知道怎么一来，我忽然想起今天险些没把他撞个半死的那个男同学；他说他名叫水越，一个多么古怪别扭的名字！但也由他去了，说不上是个大毛病。如果这一只大猢猻换上他，可真不知道多顺眼。这一来我又想到那失去的雨伞，只觉得胸口猛一紧，胃里的酸水干脆冒着上来了。

这一场猢猻戏到底也会完结，我拖着王眉贞的手尽快离开电影院，准备买雨伞去。

这一带有雨伞可买的百货店并不多，我既不熟悉，王眉贞又最爱看橱窗，平均起来每前进一步便休止三分钟，惹得我急了，才算正正经经地开始赶路。眼里没得看，她的嘴巴又做工了。

“我说，凌净华呀，这一个人——你说叫什么名字的？给你的印象一定比哪一个都不同吧。我看你今天如果买不着伞，一定一夜里也睡不着觉的。”

我咬着下嘴唇说，我不过心中不安，把向人借得的东西丢了；另一方面，即使我对人一见倾心到那地步，也不会对一个对我没有好感的人自作多情的。